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八

江陰李詡

凡荒歲民艱莫不以賑濟遏糴為急務不知此事非賢父母實心舉行量時度勢將有不足以活民而反有速民之斃者余觀楓山章公論賑濟遏糴二書深有補於咨諏者之聽也録之與許知縣完責昨承来教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淅東荒政其功德

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青綾册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况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就来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畧陳一二以𠋣高明之采擇焉一来教謂每圖貧户擇其尤者四十户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為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册圖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

如某户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為業其
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為
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
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為真
貧所宜賑濟其或户有田糧而為他人所詭
寄或同户各房有田粮而本身無有又無伎
藝營生者亦為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
為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
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一來救

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僉里長呌来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為無弊也一来敎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資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于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一區區昔年在福

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来告不公、
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册開報之人、俱無
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户、招集四方無
賴之徒来彼間治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
人関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関支怨其
不平争告前来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
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問罪、追
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
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

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通士方自愧其所為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月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矣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飢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粮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群然告缺月粮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紊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

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粮與民之飢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糴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獲別無可為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于賑濟矣其有户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

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
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重又有散鈔散塩等
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該用賑濟稻
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貧民
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恵則官欠易完
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
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又書云今年
蘇臯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
當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

乘早為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来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 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随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来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将成大盗先年曾有明鍳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来此追捕縣中将被其擾易所謂行人

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况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糶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糴之命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令日為政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樂間至京乞恩

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蔭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炠菰俱成籮以充飢此等人直如大象耳

劉應幾古今詩統記宋進士張居中題李林甫詩曰當時溪㑥信奸回誰料韓休有相材偃月堂中猖鬼散水晶屏上美人來其下注云初韓休薦林甫有相材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猖鬼欺亡日欲其不終吉國忠作相在家有水晶屏上美人影欺之日美人不來按屏

上美人影本非吉祥、一書記屏上美人、見而國忠敗、與此不同

絲竹筦絃、右軍承襲漢張禹傳中語、禹傳曰、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四字實二物、東都賦亦有絲竹筦絃字賦曰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天朗氣清、人多指此句非春景、不知潘安仁閒居賦、中有凞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語、張平子歸田賦、中有仲春令

月時和氣清語滕王閣序落霞二句子安襲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陳子昂有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新交與舊識俱慷林壑共烟霞對賞同時駱賓王亦有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子安自為山亭記又有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而古今獨賞落霞句蓋有幸不幸也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蘭亭記當其群賢畢集游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

未達也此在十九卷中而前第五卷第一條云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安作蓋及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闃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前已有之見而後復云云不知何故俞文豹吹劍録云滕王閣序本賦景物序游宴耳而自閲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至阮籍猖狂豈致窮途之哭凡三十来句無非怨氣蓋勃以殺官奴除名父福時坐貶交趾令勃往省侍道出鍾陵適遇開宴因以洩其忿及去度海溺死此文其讖歟

前輩云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煖便生物

嚴凝。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人常存得溫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風俗不淳偷。則財用無豐足。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此省心銓要中語。

書曰。土爰稼穡。中庸曰地道敏樹。土地本生物以養人。非犁鋤不植。故爲田爲圃者啟闢之

餘深不咫尺，猶皮膚疥癬耳。民用無窮，其動亦無窮，或墉焉而使之隆，井焉而使之淵，塗焉而使之圬，惡可免哉。今人之有疾患，卜者輙曰其家動土，土神為祟，乃召師巫烹鴨以為牲，粉米以為果，設供焚楮以禳之，名曰謝土。若夫深山窮谷，曰砍其材木，是擢土之毛髮也；曰陶其甓瓦，是灼土之肌膚也；曰鑿其煤與礦，是剜土之肉也；曰打其石，是劖土之骨也。曾不聞有禳祟之說，假欲為之，曰亦不

足矣是何止之切切於其爬搔摘抉之微而
忘其錐鉗鈷伐之大者哉詩不云乎其誰知
之蓋亦勿思習俗之難悟也甚矣夫

湖州飛英寺塔中空復有一塔甚奇巧

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場作戲身
景生情四句為養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
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為寬胃方揭之座
隅偶閱野客叢書其採綴經史詩文中諺語
凡四則余擇其足為勸戒者裒載于此獸惡

其細民惡其上。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家有千金坐不垂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欲人勿知。莫若勿爲。一朝不朝。其間受刃。當出不出。間不容髮。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日不書。百事荒蕪。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伺頸如新。傾蓋如故。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怒其室。作色其父。官無中人。

不如歸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相
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雖有親父安知其不
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生男如狼惟
恐其尫生女如鼠惟恐其虎彀弩射市薄命
先死近市無價巧詐寧拙十指有長短痛惜
皆相似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
教婦初來生為人所咀嚼死為人所懽快舉
頭三尺有神明龍生龍鳳生鳳對牛彈琴作
死馬醫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讓一寸饒一尺讓禮一寸得禮一
尺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三世長者知被
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一雞死一雞鳴亡一姬
復一姬詩句如秖愁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
盡輸僧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舉世盡
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世間多少能言
客誰是無愁行睡人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
人間無事人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

何如萬般無染耳邊風皆杜荀鶴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若解亡人國越國亡来又是誰今宵有酒今
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能消造化幾多力不
受陽和一點塵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
頭上來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明年更
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皆羅隱所作又
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
不知心亦杜荀鶴詩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

酒陶淵明句也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朱灣句也逢人只可少說話賣術不須多要錢劉改之句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句也自已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句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句也事向無心得章碣句也忍是敵灾星司空圖句也在家貧亦好戎昱句也日出事還生武元衡句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句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句也余觀宋許裕

邵康節擊壤集陸放翁渭南集用俗語成句甚警策者又不可勝録矣

硯宜常洗不洗則滯墨滯墨則損筆

臘梅葉擦圖書石甚光滑青葉尤勝枯者

中滿腹脹鎮江張天民醫官傳方云食黄鼠郎甚效

世宗纂脩祀儀成典勅一道舊借觀于司成水南張公家曽照式謄之偶失去越幾稔矣偶復得之謹録于此

皇帝勅諭纂修等官

朕惟祭祀國之大事矧今　郊祀已遵
復我　皇祖初制其中事宜不可無記無
以垂之將來今大工告竣　祀期在邇茲克
降勅特命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勛同知
建造事督視規制官卿時監視巡察工程官
卿鋐為監脩官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璁
為總裁官內閣輔臣大學士卿蕚卿鑾為副
總裁官首倡正議監視巡察工程官吏科都
給事中夏言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吏科

都給事中不妨照舊掌科事及中允廖道南
編修張袞徐階程文德為纂脩官卿勛及卿
璁等宜各殫忠益精思力究遵照朕諭卿璁
凡例條目纂輯成書名曰　祀儀成典務要
明白正大以稱朕法　祖敬　天禮
神至意于以為萬世法程守而勿替者斯為
卿等竭忠致力之道凡勅中未載應行并朕
前諭卿璁條目逐一開具奏請區處卿等其
欽哉欽哉如勅奉行　嘉靖九年十月十五

勅命之寶

日

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有詩曰、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比花用美丈夫者、如蓮花似六郎佞語之類、全篇絕少、黃山谷詠酴醾詩曰、肌膚氷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風流徹骨成春酒、夢繞

宜人入枕囊輸與能詩王主簿瑶臺影裏據胡牀與東坡同一格調然李商隱已有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爐更換香不免纈人道過黄東發云從來佳茗似佳人恰與若把西湖比西子是天生之對廣宗撤舉人大經月影辨月中之影古今傳記皆有桂樹蟾兔之說蓋以其形迹之近似而擬言之耳其怪誕妄繆固不足信若夫先儒山河影地影之說雖頗近理要亦非至當之論也蓋山河載之大地山河所在則地之所

在、固非脱然而形影也、今乃舍地而獨歸影於山河、不亦偏乎、則地影之說、舉山河而盡之、猶爲彼善于此、然以愚觀之、則其非地影者有三、蓋先儒謂月借光於日、信矣、然旣曰日入於地、光自四旁射出、爲大地所礙、故光照不遠、而有是影、則近上下弦前後月魄盡行在天、去日不遠、固無所礙矣、而亦有是迹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一也、又地在天中、隤然一大塊、則其影之在月、惟黯然一瘢可也、何

至紛紛破碎而為桂為蟾為兎之狀乎若曰黑者地而白者水則水之下固有地也乃能透地而漾光乎況天不滿東西皆水而白者宜居其半矣胡乃黑白紛錯交遍而又若有遠近巖陜之分者耶此其非地影者二也又曰行于天或正或側當其體盈之候固莫定其弦之所向矣自其虧候而觀之宜其影也隨時轉移顛倒不常也今其痕迹乃悉隨月體定向不易又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三也然

則其為何影乎曰日火之精也火之體則極

清月水之精也水之體則稍濁月中之影其

渣滓之凝結者乎此千古不決之疑愚雖未

敢以為必然然較之地影之說或尤近理也

故詳辨之以俟知者擇焉陸文裕公深讀而

善之又從而慱辨曰道體之全三有神有化

有物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粗

跡也水内涵火内暗月中必有影日中亦然

所謂渣滓之未盡者故日月不離于物也懷

慶豊知縣樞謂二公之論未甚明向嘗月中有月影猶天上有天河也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知積氣中有光耀則知光耀中有積氣矣

楊五川南宮集中有月華硯銘引載金印古硯事曰昔景泰中吾東溪府君守安有二農夫偶耕于野得埋金焉訴州請平試問其狀曰始吾遲鉏于田覺鏗然有聲者三視之得方石蓋去石而金見命洗土視之則古金印也

其文爲壽亭侯印又命取石至則硯也府君乃歸其印於　朝取其硯而償君直焉硯之在于家餘六十載正德己卯孟秋十有二日記所謂東溪府君者即通紀諸書所載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當時以其上于司馬書出爲安州知州者是也

楸

楸葉膏須依法製之葛常之云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於後圃後政思其人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間先人知

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爲膏傳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憲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差者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傳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着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悖德康對

山胱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之列讀者豈能了其意之所屬哉

近時張江陵事議論紛紜田野老農豈識　廟堂事偶見坊刻有翰林于慎行上月林丘少司寇稱書其言似公可爲他年作一案也行

謹啟老伯榮差尚未獲面臺駕嚴裝啟行有日恐衆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出自
聖上簡任事體重大恐有難處行在里子之末不揣輕微有所陳于左右以備采擇惟老伯

雋聽焉生濫竽詞林閣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覩其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禍深机結怨于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槩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誦其功而不敢言其過至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矣而連日逮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庶有惜之者至于九卿一疏切中机宜關係國體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為義舉然 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

有積怨于海内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沒一事責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為老伯陳之今上之所為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當于外一則考某某之故事而欲合符于前故致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即籍而正法不已晚耶然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内中大小監局號

為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即納金于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為賄、以為例也、受者不以為貪、以為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　世廟西苑、近臣積貲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保、保即遣其名下內臣為之護喪、侍藥、至則扃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斃、一舉而盡斂

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比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某某之事又不同矣何也某某日以鬻官為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貨畢萃衆價具陳積蓄不貲固其宜也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為名高而陰為厚寔以法繩天下而闇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

外望則不敢此此則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
盖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為洿鄙而以傳世
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通關竊
借者不過莚登馮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
居或以其間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
亦有限矣此九卿跡中所謂不及爾人十分
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
其積憤結怨乃十倍於兩人執此而取盈故
甚難也況其席藁二年豫為道地即有所蔵

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　上命
從而根究株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某慮
之已事也使者胡以慶之生行以為臺省公
疏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
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入説同差中貴
置馮璫勿談而以彼此不同之狀向中貴熟
數之使其辭行面奏為　上別白冀萬一開
悟責望稍輕庶至彼中易于區處有以報
命也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

矣纍然諸子皆徘猥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一簪不得着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可為酸楚也望于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為之疏請于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為之私諭有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為欒郤之族而死者不致為若敖之鬼又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又何望哉生行叨塵館局嘗遇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遇知己竊甚愧畏自屏于田野

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遇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為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為恨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區區之公願而亦使職之光也老伯其垂意焉謹啓向有傳張敬脩十三年五月十三日三更時自縊究書備述上司欲坐以二百萬家貲之苦語語酸辛蓋于公之言亦不行也聽

此乃文定恒行之事也亡之於平論

世宗欽明大獄録事在丁亥九月余邑大理卿
湯公沭以此罷斥後　穆宗御極又因都
御史龐尚鵬疏遂追恤罪斥諸臣前後矛盾
余得項甌東公喬之論曰武定侯郭勳初鎮
兩廣時正謙恭下士御史周公廣以事謫懷
遠驛丞武定托求文厚施于周周堅却之且
有後議勳恨之他日誘其入門重撻二十縉
紳聞之俱不能平也後馬子録巡按山西有
為白蓮教張寅者善燒鍊武定素善之後聚

黨數千人為地方覺舉使坐以左道惑人之罪其何說之辭馬子以弘治中謀反脫逃李福達者即張寅也遂以張寅即李福達按以不軌而武定囑書至馬執書并奏武定謀為不軌各道三法司以周故方牵武定有罪欲成其獄勳黨緣無所不逮 聖上明知其非不軌也特陞張羅峰掌都察院事陞桂見山刑部尚書方西樵大理寺卿專為平反此獄而前此三法司及各道緣此為民去位将及

百負而馬子録讁戍廣西賓州竟死其地識者謂大獄之成固由武定爲張寅伸寃亦因縉紳爲周廣報復而周公厲不能見悪人以辟咎則實始作俑都一事之微幾至空人之國嗚呼是豈可獨歸之張羅峰哉可以爲戒矣此論在嘉靖壬子以前殆得情者也

何文肅公喬新考元順帝爲宋瀛國公之子而着天報宋祖仁厚之意此等議論却不可少

教字即是學字古文實同用教學效學俱只是

一箇父字

王鳳洲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臣傳小斷野史氏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蠹於左右貂。譬之衣若鶉結矣。不有廢者。誰與稱縫嘉靖之初。收與爲希。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則冕與紀皆庶幾。是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何霄壤幾也。宏之初節。內劲於權倖。而外伸於奸藩。不亦

皦皦秋陽哉。為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為調劑然。再躓再起。保功名於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變之略。而無格心之本。押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揆地。智殫力竭。得死幸矣。乎敵因机遘會。一言拜相。疆直自遂。人主為屈。斯功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上。下偪下。東市之辱。夫豈不幸耶嵩沾沾小技。以順為正。內固主寵。而外籠天

下之私即不有孽子寧毋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讐敵夔伯之地化爲秦楚徐高張申之所繇兆也階赤舄几几羔羊素絲嘉隆之際亦何下逶和哉惟其小用權術妝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逶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拱剛愎强忮卒其早敗雖小有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刼持天下器滿而驕羣少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織家滅

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傳乃鳳洲親筆草稿有一友。館太倉。得之。携以借録于余家孫者

項

氈東私錄載李三洲廣東南海人。問伊廣人食蛇信乎。曰亦有食之者。然有食之全家死毒者矣。有其學生負出迎提學。內有十數人在明倫堂伺候。忽有一大蛇自梁上墜下。諸生以為奇。取而烹之。將熟。忽報提學到。諸生趨出。有犬見鍋中火湧汁流地下。飲之。諸生

至則犬死竈傍矣即取其肉埋土中數日土上出一大木耳黑而嫩蓋毒氣所鍾也張鄖西因言其巡按過山中見木下有大木耳一朶甚嫩好以為天花菜也取歸煑食之盡一盤即入卧房明日巳時尚未起書吏倒門而入止見骨頭一副其肉盡化為水流滿牀下其毒一至于此因令人掘原山木下得大蛇如桶大燒之三洲又言蘄蛇亦有作酒飲之而死者曾見餘姚毛僉事旅襯問其僕致死

桯史云止因一鄉官在湖廣寄一蕲蛇主人因有暗風疾即浸酒飲之半月腦後𤼵疽遂至不可救藥嘗聞有三人行路者渴甚入瓜園市一極大瓜共食之登時俱死瓜主掘其下得蛇如桶大斬之歷覩數事凡物異常者決不可輕食又廣東雷州府養濟院癩疾者數百其便溺多癩蟲雞食之養應官府者貪其價賤輒買以供官如此等類孝子仁人不可不知

正德甲戌南户部尚書太原張公縉刻宋學士文集戍序其後云潛溪前後集文粹出于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為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服方格命子璲繕録精整首簡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唐予購得之愛重歲襲行輒與俱茲来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録入刻稍展而大之為若干帙以公之于天下仁

和郎瑛云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為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遺落多矣按宋公親筆詩文皆落于張姓之手殆亦一大奇事然文以張題詩以張賥即一人之詩文而有幸有不幸如此安得更歸于好事者而與文並傳哉

雲間李豫亨云我松張澱山公判温州時與其

配陸夫人之任夫人故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天色已冥歘甚欲少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瞷之見一老嫗方擁鑪一少婦方織紝聞叩門聲出迎公誡其下曰吾上任之辰在明旦不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未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嫗頤謂婦曰何不治茗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两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亦群聲大

唉何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存空林而已

夫人之次女即摩友趙吾緑之外舅時爲予

言甚詳非妄

盧多遜門下士种英蘇冠多遜甚器愛之多遜

既得罪獨與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英改名

放字明逸蘇改名易簡

縣中陳某家有使女生廣瘡求醫于方上道人

其方只用乾荷葉一味濃煎湯當茶日逐飲

之盡量而止不過六七日即愈矣親試驗甚

又一當縣甲首者曾生廣瘡傳方上人方用麥毋子草根擣汁和好酒同服即愈其草須取竹中無露水者為上

倭房公賦

涉汰畀督學一文運兀倭房出橫行一十三府擾亂天日科舉綫羅而歲考直抵丹陽四府溶溶禍入宮墻起錢神樓開銅臭闊滿載裝回狼吞烏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駝駝焉逐逐焉舐涎沫渴真有似乎精[illegible]矣落驀起風波暴若祖龍厭腹虛空昧若何虹

目無睇子誰識西東日長沉醉酒色融融倏然羨慾令人慘悽一日之內一人之身而變詐不齊百金補廪鎮江李孫斗珠入泮無錫周秦親家隣友為過財人宋麥熒熒亂闔默也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膝苞苴行也批撻橫斜門子醉也雷霆乍驚試案出也人人駭憂浸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嫫亦姸十目所視而莫揜焉有不可聞者遺臭萬年此倭之行藏類市井之行藏不畏天地之

精英故其隔年預托親人渡水涉山訪儒生之富貧賫緣其間不分玉石真材銷鑠怨氣邐迤道路聞之莫不嘆惜嗟乎皇上之心作養人材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栽何取財盡錙銖棄士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朝為失色之膚夫雲錦之章霎時為吞聲之啞啞案首贓私多於倉廩之粟粒家書包票等於官店之帛縷德清光棍遍於直隸之城郭厥子受賂出于公庭之招語使旁觀之人

深可鄙而可怒倭虜之心、方益驕國、謗海介
陥徐擧日本烈炬、延焼南土、嗚呼我士類肖、
倭虜也、可殺也、護倭虜者何人也、亦可殺也、
嗟夫使　朝廷聽好人、則足以拒倭、倭不為
督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誰得而被
禍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
而遠播之、是使野史之言、而强於　國史也
時萬曆十四年、虜學院褱淅江德清人、通晰
事露、吴中士子、作此以譏之、戒菴老人、年已

八十餘二殊駭時事之多變漫録之倘不即下地他日展卷亦可一扼腕又有濫青衿文取四書中語依時文體轃合成篇余惡其侮聖言也擲去不録

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窓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来抄得燈窓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中會魁

其三試卷余為慫恿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字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淵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筋欲横筋後筋也常有聲有黄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䟽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

屬頸也此草木子雜俎篇所載葢從寗戚相牛經中節出而又附益之以便觀者

附治六畜諸病方

闌楊花八兩川烏 草烏 白芷 藜蘆 猪牙皂角各四兩 麝香一錢五分 黄丹一兩 訶子袞綠豆粉一兩 風化石灰五錢 皂角刺 罒兩已上俱為細末用藥時搥左鼻右先将右鼻孔吹數十口後吹藥于左鼻 水牛一錢五分 黄牛馬騾一錢二分 驢八分 猪四分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宿娼酗酒世之覆轍相尋而多未悟豈聖賢之

訓徵與簡約故習而不察耶往閱侯布政一
元集中有走筆戒弟書反覆曉譬頗饒名論
讀之即登徒子便當回頭恨無藻筆不克為
高陽輩益友會有携莫貢士雲卿所作酗酒
戒示余者兩作固可並傳以砭沉酣惑溺之
膏肓也雖老眼昏花不怯捉筆侯曰夫係蹄
不觧猛虎决蹯危疢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
於身哲於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
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誨别于忍心

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蹯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手介然之舌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而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吴妹越艷智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止方李赤之惑于溷厠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艷餘芬者欲以區區之辨易其所見豈不難哉

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末乎故苦藥所以已疾也善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爲流涕長嘆而呼天也衢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

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鴆而不死者也古今以來獨一曹公柰何以不貲之軀天地所畀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蠱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是文而逝是行猶言斯人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為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彦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為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妙絕天壤但不可

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閒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奕秋九僚以一技垂聲替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安意九仞之門至於及肩之墻不須托足嘗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于無言而或擯於不得已則纚纚洋洋為寒餒帛粟疲瘵鍼石即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蟲秋蚓宣寫

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蟲殫極侈靡淫泆如相如為也今人固無相如即有之吾亦不好文且如此况其行乎而聞以卓氏事自觧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耶臨邛令謂相如窮困幸来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謬為恭敬以相如壻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為富人馴致以貲為郎顯于漢廷按史記相如以貲為郎在未適臨邛之前此書故走筆未考耳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夙劾其貲財重

帶早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為也。若為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無用之書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為身謀。今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溫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之膏火乎。雖同于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亡。亦理也。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燎雖息、吾能揚之、商賈恃什

一之秘士大夫仰奉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
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爲績膏繼明之術也悲
夫吾所爲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扞思竭精者
竟爲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斷妲己乎且好
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而
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
誠富貴有羨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深宮自
娛猶未決裂男女之坊解絶廉耻之維求之
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

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泣如雨許丈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袂復結是何異蹴珍餌行道之中蒙袂者猶唾之而聰明之士頗甘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眯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銖錙而積之胠篋而委之甘心効其力役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

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噬右搏。得狐兎以効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術媚道。奴畜犬豕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惑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閱。亡其什一。仕者失官。亡其貲財。始倀倀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觀今世文士。類多歷名。昨所觀其人。歌詩草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盜歷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

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迺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為廁中蛆。後世士羞言之。况若人者乎。夫蜩鳩之翼難以圖高。蜉蝣之衣難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唾。而與綢繆應和哉。相如之韻。既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顰。不可慕效。姑效其倩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求。鄒忌不信賓客之諛。以其有勢。勢移利盡

雖黃隨變。吾觀今世柬書相遺。傾肝相示。語率。和。有。不。涉。取。求。者。也。此其交游歸趣。大體可觀矣。不待交鮮於孫公子。而龍陽之情已暴于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奇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在静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机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拭塵。邪魅畢燭。刀刃發硎。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之文明鄒泗之道。以周南之窈窕。易巴蜀之奔亡。斯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

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莫曰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頌酒德盛言醉鄉之致於是張飲者赤幟晉諸名流入狗竇豕圈累至傷生賊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譏之夫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荊卿混迹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爲慕義輕生其殆狂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墟夷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吞聲假令諸君子能傾身為知已善謀慮終

始則燕太子未必首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觸天下之謗口哉片語發憤不能自制甚哉乎酒之流生禍也大禹聖人也能即始而見其所終故飲而甘之以著明戒後世子孫遂有如桀紂以酒為池使千人牛飲以樂嗟乎為之聖而不能使酒之不為桀也此可以省矣張君去華負雋異才頻數醧於德方其醉也狂悖癡蕬過於季將蚤而遠其醒也恬夷清穆藹然吉士然其飲

也必醉而其悔也不果又少年負才則以為
立身榮名當在乎此耶噫其誤矣夫不解于
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生滅德之咎即
晋諸賢彼所為有托而逃其將以是辱身汚
行而幾免于禍者當以為智而不以為狂也
淵明先生之於酒也避世者也畢茂世胡毋
輔之諸君之於酒也避亂者也荊卿之於酒
也藏名者也灌夫蓋寬饒之於酒也憤世者
也淳于生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

之於酒也。傲世者也。張去華之於酒也。襲古人之迹而不解於酒德者也。吾今與去華約觴過五行。酒至一升。面作赤色。唇齒間覺灑然以甘。腸胃間覺欣然以悅。則覆觴止酒以親命告于友朋之中。其不聽者。非良友也。則于止酒也。庶乎其可也。否則莫生且歛衽而避。舍席而逃。吾寧從樂令諸君子遊。不欲附會荊卿蓋灌之徒。而爲賊德之士已矣。

風水之說。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稱兩卜

潤澤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禿癭重水尰躄甘水好美辛水疽痤苦水尫傴任子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未有不鍾於水土者而富貴貧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擇葬地晉郭景純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蔭乃著葬經及陰陽雜撰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

之美惡若執券揆懷遂使末世溢蔓雖士大夫間以此構釁或地未獲暴露終年感亦甚矣他若僧泓告張燕公土龍水龍各深一丈二尺可設窀穸四維謂之折壁中項謂之中焦置玉以助神道鑄牛豕以禦二龍之類益不可曉嗚呼瓦棺堲周漆椑柳翣三王制也驪山玄室下錮三泉今安在哉術家相傳新昌石氏以縣官陰毀先塋牛鼓一旦罷官幾及百人又江右故相家墓地正德間為逆黨

鬻棄殆盡及今貴顯富盛無替於前是豈盡係於地理哉禹陵闕里享祀無窮存乎其人耳宋人倪思父有云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好又宋壺山謝父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知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本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錢水部仁夫詩云尋山本不為親謀太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

山頭不在在心頭。又得空青先生風水論云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儉勤。三也。無峻宇雕墻。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俊僕。六也。每聞紡織。七也。能睦鄰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醫。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

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稟命于家長。二十一也。故舊尊親在座。二十二也。閨人謙婉。二十三也。家僮無鮮衣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嬉笑罵詈。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

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隲。三十六也。右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脩。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今之惑於陰陽者、何不三復於斯、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宋郭功父有老人十拗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裏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

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煖不出、寒即出、皆人稱為物中老人之病、余今年八十又加五矣、近事遠事、皆不能記、獨喜與人訊問近事、檢稗官小史、閱遠事、自少入試、執題目牌下、便能遠矚、及今蠅頭細字、燈下猶能辨之、頗為遠近無遺、視二三十年前、因喪子多哭、今且不日人哭余、余何哭耶、笑時或有之、未見睫下濕痕也、黃昏進糜登床酣寢、直至日出、偶一時聽雞聲、耳日中對

典籍會心處。輒手舞足蹈。睡殊少也。平日好陪客坐。即少年與兒孫往還者。喜與共几席。步履雖不艱。至百步外。輒用竹兜子。不好行也。每食必問爛否。否必再煮。惜子勤勸。貧無儲。惜孫埋頭不掛綠。大事碎事入耳。或料理入手便推却。平生酒量。多不過三行。見人飲則酣適。瀹茗惟以供飯後漱齒。餘則畏其性寒。飲否避之。春秋挈子孫郊原一舒嘯。冬夏惟斗室揮扇擁爐而已。余老人。其拗中之拗

耶適有方外道人以相術自逞遷前余曰翁肯以一布袍贈我我包翁有太公之壽余私忖曰豈余之年亦邪耶退而書此為好事者他年作一笑柄

不過太初門一老人歟翁以八十四[illegible]今年壬戌[illegible]

無錫顧涇陽憲成其制科文人人稱之有携其游月巖記示余者余細閱之即古文辭亦吾稱荊川子後一人也錄之記曰予以歲之九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三日經道州州大夫張四可氏出謁予為問訊濂

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州可四十里有月巖、相傳以爲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余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巖形如圓廩、中可容數萬斛、東西两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晤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既至、歷崖而登、下而就几少息焉、徙倚四顧、奇石森列、淵壁而是、肎睫之

間變幻紛沓應接不暇、即王子猷山陰道中、不知有此否、哲菴曰吾聞諸志矣如走猊如伏犀、如龜蹣跚、如鳳翱翔、如龍蛇蜿蜒、可謂筆端有畫、予曰未盡也、擬為之名卒不得其似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既圓且朗、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故應有此已轉而西尋却而東、所至輒佇立凝視、逓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

異之指其處呼余而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余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便欲乘雲而往攬濯纓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塵氣徐而從先生乞太極圖也爲之徘徊者久之既而還坐其下左右爲觴觴到輒盡主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亹亹爾我俱失薄兩既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氤氳滿懷輿人竊竊從傍言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

地間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起而嘆曰美哉茲游也無物內礙忘矣無事外礙忘矣內外兩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於太極矣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輒自有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於茲巖之助豈少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為迂也昔朱子䟽大學格物之義謂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姚江王伯安非之曰柰何舍內而狥外

由今觀之何者為內何者為外河之馬可以畫卦洛之龜可以叙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腐陳奇揔歸神理人自為間隔耳伯安顛慧絕人而所見若此豈其偶未之思與吾於兹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非難實有之為難今夫先生之稱主靜何也主者譬如家之有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無非若羈旅之暫来暫去也吾儕幸徼須臾之暇探奇討勝回視膠膠擾擾之鄉逈若僊

凡以故情暢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擾者交卒亦歸于膠膠擾擾而已夫焉得而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君故生長吳越閒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即楚産也家故赤壁之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先生如飢如渴一旦得遊其處以故目若為之加明耳若為之加聰心若為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於斯取諸衣帶之間而足且將狎之以為故常漫不加省欲一幾希於灑然弗可得也雖

日居其中。與在膠膠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之所云靜者。夫亦羈旅之倏來倏去。而以言乎主靜。恐不特如吾三人之居之去茲巖。僅僅二千里。或四千里而已也。何謂悟哉。二君稱善。就余索主靜之訣。余面壁不荅。有頃曰。其試問諸月巖。遂各盡一觴別去。越七日。還自永州。爰籍其語而存之。用自省焉。無以貽二君。是歲萬曆十五年也。

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日用糟水澆根下。世

謂海棠無香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余家有垂絲鐵梗二種垂絲者本大于斗枝高于屋開時足稱巨麗之觀每以不得相城翁圖之為恨

王心齋艮遺録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歛詠之問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雍徹之譏皆孔子早年事也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門人一言遂各成黨況其下者乎學者須在微處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

心也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今俗學之通弊也肖立半存烏焉金姓誤脫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今俗書之通患也能勉强學問而免於俗學則俗書之弊無憂矣

削徹告高帝曰嗟乎寃哉烹也董仲舒士不遇賦曰嗚呼嗟乎遐哉邈矣太白蜀道難噫吁戲危乎高哉之句蓋有所本而世稱為獨造

何也東坡表忠觀碑是效栁子厚壽州孝門銘初學信謝氏軌範之說動曰本史記謟襲之難破每每如此

德園虞淳熙 浙江右衛人 癸未進士 全孝圖幷說

全

要

釋氏 士中官附

日 諸侯 禽獸

孝

乾火渾敦氏天子士 山川四夷 水 地

月 卿大夫 草木

老氏

圖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孕也。約以從老從子之象。太虛爲老。能孳萠爲子。太虛爲老。三才萬物爲子。乾爲老。坤順承爲子。乾坤爲老。六子爲子。乾坤爲老。日月五行民物爲子。日爲老。月受光爲子。日月爲老。五行民物

為子五行生我為老我生為子山祖脉為老胎育為子川源為老委為子五行為老渾敦氏為子渾敦氏為老人為子二氏父母為老二氏為子兆人父母為老兆人為子四夷父母為老四夷為子五等之貴者為老賤者為生者為老受生者為子以老孚子以子承老子禽獸草木各有牝牡雌雄雖胎化不同而無物非孝也攖神契曰孝在混沌之中曾子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

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規也人言釋老超出
太虛不拜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超即與同
體能不孽萌而為孝乎作全孝圖說
奠遺鞲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来萬事
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轉食膠膠擾擾鬧
林臯高步未容攀興来尚有平生屐曾領東
南到處山此宋廣州余靖俞似作
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
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

孟勞魯之寶刀穀梁傳注白撰貨貝名平準書

木槿花即佛桑花出黎州轡嶺籓蓟花即梔子花陶隱居云其花剪刀六出刻房七道胡茄俗名也即曼陀羅花一云佛桑花枝葉類江南槿揭花類中州芍藥王雨舟云橫州人呼佛桑為扶桑更可笑有深紅深紫淺紅淡紅數種剪插于土即活

萬曆辛卯科浙江鄉試主考為九我李公廷機同考經房有杭州府推官吳炯當呈卷之時辭色甚不遜于主考李公怒之因索其房落卷親閱遂摘出一奇卷批中吳曉曉爭駁且

悍然欲束卷解職出場李公不願命署于别
房中第六十四名拆出乃寧波府學生陳恪
也先是初塲完後都臺常公居詠索堪中魁
元卷于學道李公同考學道取兩卷上呈其
一即陳恪使吳不忤于主考則落卷何由見
賞哉而學道之擬送者亦嘗失色矣又有嘉
興李日華初塲已抹壞因中式中論不堪刻
程特拔其論首數語刻之録中寘之第九十
名榜末云觀陳李二君之得第塲中信有天

命在不可强也余邑舊父毋癸南胡公士嵡為杭郡守是時與塲事親對余冢孫説胡公又謂論語程文末比過接二句是李公探其所商搉者盖李公本與胡公舊識而李公館于余郡董君言詩家正其令余邑時也交往冣莫逆而是科又相值于杭同塲事亦異數云

宋大觀中有士人買靴于鋪翁見其父葬時一靴怪問其故鋪翁云官員携来修者候之来

者果士人父士人拜不顧取靴而去士人追
逐數里泣呼求教言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
葛繁士人遂往謁繁因問何以爲幽冥所重
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後或一或二三
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
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蹷
人足予爲正之若遇人渴予與杯水如此類
者隨事而利之無貴賤可行也元時王紹文
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

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妄發夫利人濟物幽明一轍而今之子弟往往好行小慧以滷怖人爲快者獨何心哉

余得宋刻鬼董一書中有論十王薦亡兩條可開世惑者特揭而出之一云佛言琰魔羅盖主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耶閻羅盖琰魔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

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佛所舉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贍部。特素訶之一洲極東南隅。於一世界不啻於太倉之稊米泰山直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泰山柰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王王四天下。蓋人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槩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絕

耶。當是僧徒為此以惑愚民耶。一云老子見推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無為為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蓋有妻妾矣。而又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仕耳。特所尚者不同。非於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蝟毛。未嘗稱老子。況於三清十極之說哉。祭醮符籙。始於張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迺自託於老子以神其書。實於老子不相干。老子、子書、言、有道之、

國其鬼不神其設為三官九府仙官將吏以罔民耶薦亡一門不在洞玄洞神洞真之科冣為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佛本不言薦亡後人設為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入之學因而傚焉蓋又張寇二師所不道也

朝鮮國王為謝恩事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陪臣李裕仍齎捧　勅諭回還欽蒙　聖恩特賜銀兩綵幣欽此除欽依祗受外差陪臣刑曹參判申點齎領表文禮物赴京進謝

幷齎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進獻
禮物前去今將禮物開坐合行移咨請照驗
聞奏施行須至咨者　一紅細苧布壹拾匹
白細苧布壹拾匹　黑細麻布貳拾匹
滿花席壹拾張　雜綵花席壹拾張　右咨
禮部　萬曆貳拾年貳月貳拾日　右朝鮮
國王咨借觀于常熟趙吏侍定宇家者年月
處大朱文印其文乃朝鮮國王之印六字是
朝廷所賜金印後一大咨字下有花押字極

楷而精紙極厚幾一分光色瑩然外一金漆木匣盛之

鄭尚書淡泉公訓子履淳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即相淮陰一出即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此嘉靖壬戌冬所訓最是名言 非學無以

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須是南陽誡子書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八之終

嘉慶十年乙丑二月廿四日[illegible]老人[illegible]

庚午八月初[illegible]